

敏子 / 著

Min Li

我们向往那种爱一个人就可以钻到他心里去看一看的那种感觉。我们还期待着有一种未来，那就是——“如果我爱一个人，我永远都不走。”

非来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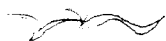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敏子 / 著

Min Zi

非 来 非 去



FEI LAI FEI QU

大眾文藝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来非去/敏子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80094-997-4

I. 非…

II. 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820 号

非 来 非 去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1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094-997-4/I·524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引 言

这个世界上有个故事，叫做《大话西游》。看罢，大笑，流泪，然后沉默。

一位浪漫潇洒的青年孙悟空，不喜欢世人摊派给他的大事业——西天取经。为让他悔悟，唐僧和观音达成妥协：让他休息五百年后重新做人。

一个无助的开始。

五百年后转世投胎，悟空叫做至尊宝，他在五岳山上耀武扬威地当着强盗。命运却要他扮演孙悟空。可怜的至尊宝什么都不知道，认认真真地做山贼，还爱上了白骨精，想和她结为百年之好。

所有的事都瞒着他接二连三地发生。

一个叫紫霞的女孩子在至尊宝的命运中隆重出场，她说：“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那样的气贯云霄，像一个童话故事。

而现实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属于你，包括你自己。

至尊宝拒绝了紫霞，他以为自己还爱叫做晶晶的白骨精。见到晶晶，他又发现紫霞才是真爱，而抉择是那样残酷：要救出紫霞，就必须戴上紧箍咒做回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而当了大圣的人，怎么可以有情欲呢？

唉，爱情总要成为牺牲品，才能动人。

爱情算是什么东西？

我曾无数次和朋友们探讨过类似意见，搞得很累。爱情是那样美丽而脆弱，无法直面生活的琐碎和坚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希望我能在梦里头遭遇那只充满人性和灵性的猴子——

那只泪流满面的猴子。

——在你读我接下来的这个小说之前，我特别想推荐你看电影《大话西游》的《月光宝盒》和《仙履奇缘》。这个被解构了的神话爱情故事里，我对它惟一的遗憾就是它不该叫“西游”，那是周星驰自己生出来的一个儿子，没理由非要扯上吴承恩的什么关系。

不过，这个“儿子”太让人沉迷。

其实，这部电影和我写的这个现代爱情故事并没有特别本质的联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是在一遍一遍看过《大话西游》之后，才动念去写这篇小说的。

因为它，我串起了很多过去生活的片段，以及我身边的好朋友的经历。

好像有一批重点大学的学生生活因看了《大话西游》而被注册防伪。他们和至尊宝一样，背负着事业和爱情双方面的重责：一份命中注定的任务，无从选择和逃避；一个解不开的爱情疙瘩，想要的从来，想去的不走——这种极明显的目标和能力的矛盾，像极了我们做学生时常常不请自来的幻灭感。彼时看时，心中隐隐的忧患。此时看来，心中隐隐的痛。

还有爱情。多么重的两个字呀。

有人说大学的恋爱是无谓的消耗，我不赞成。但我和说这话的人同样见证了太多太多凋谢在年轻时代的爱情花骨朵儿。想当时都是多么执着地要许给对方一个未来呀。怎么就没等到未来来到的时候就迷了路了呢？——我想这与整个大时代的功利性太强有关。很多人冲着功利的目的跑过去时还太嫩，嫩得顾不上去想自己到底舍弃了哪些快乐、哪些誓言和哪些人。女孩子是成长经历中的一种配合，好象一定要在一切都错过之后，大家才忽然长大了。

很感谢生在香港的周星驰借一只又是凡人、又是仙人的猴子的嘴巴，帮大家说了些心里话：

——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如果我爱你，我永远都不走。

同时，还替大家勾画出那种——你喜欢的女人可以钻到你的心里和你的心的直接对话的感觉。以及，由你的心而不是由你的嘴做出决定的宿命。

神话和现实同样告知我们：当欲可以放纵的时候，戒情就变得非常重要。所谓欲，也包括我们的理想。

人其实很脆弱，扛不住什么的。

当然，“做妖和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

哈哈，作罢。

目 录

一 (1)

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啊。

二 (12)

昨天晚上，我托一只蜘蛛来跟你说，让它告诉你我很想念你。你知不知道？
你又知不知道？我一直在骗你。
骗就骗吧！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飞蛾就是这么傻。

三 (21)

当一个如花的女子出现在这帮汉子面前时，他们终止了自己原本快乐逍遥的生活。她手持艳丽桃花，桃花过处寸草不生；喜欢挥金如土，金钱落地人头不保。

四 (38)

没有人带你来，是你自己要回来的。一个人离开家太久了，总是想要回来的。

他隐隐约约开始明白，自己长久以来为什么都在做着同样一个梦。

五 (48)

你想要啊？

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

你不说话，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虽然你很有诚意的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

你真的想要吗？

那你就拿去吧！

你不是真的想要吧？

难道你真的想要吗？

六 (60)

“你骗我。”

“我是认真的。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不用，我自己来。”

七 (71)

做妖和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

八 (88)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九 (99)

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

十 (108)

她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个惊叹号，还是一个句号？你脑袋里是不是充满了问号？

十一 (130)

在他体内，她见到了他的良心；她很疑惑地问：“你怎么

像椰子一样？”

良心并不服气，说：“小姐，不可否认我长得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而且永远不会说谎。”

她听见自己在盘问他的良心：“那你老实告诉我，他跟他娘子是不是很恩爱？”

十二 (145)

你的良心告诉我你最爱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

当我见到她在你的良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我觉得你经过这五百年，回来要找的不是我，而是她。

十三 (164)

当一个反常的结果出现时，便意味着背后肯定有一个反常的原因。

十四 (174)

“我的意中人就在附近。”

“你看到他了？”

“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你怕什么？”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又来了……”

“怎么办？怎么跟他说？”

“那你就说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十五 (189)

如果我爱你，我永远都不走。

十六 (203)

既然是这样，我在这个监狱里跟在外面有什么分别呢？

外面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体大一点的监狱罢了。

十七 (212)

我开始明白你说的了，以前我看事物是用肉眼在看。但是在我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开始用心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真的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

——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的心里面流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她是多么伤心……

十八 (227)

我的意中人是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的云彩来娶我；

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十九 (232)

我不是想监视你，我只不过是想研究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感情。

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

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请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

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啊。

原来天可以这么蓝。
原来海可以这么蓝。
原来人的眼睛可以这么蓝。

两天以后，当江尧尧终于从晕机状态清醒过来的时候，她的脑袋里冒出来了这三句话，她感觉自己像个诗人。在老七租的房子里，她很不幸地睡在了一张水床上。只要人躺在上面，那床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它很服贴地拥抱着你的每一寸肌肤，床内的水被人的身体挤压着有事没事的晃动两下。江尧尧从飞机上下来，在这张床上睡了两天，发觉地上和天上没有两样，都是飘飘悠悠的。江尧尧有点怀念学生宿舍的木板床，至少它可以把你像一张纸一样摊平。如果让江尧尧来描述，睡在水床上的感觉，那就是——好像一堆被揉烂了的腌菜。

老七说这水床很贵。一听人谈到“贵”或“贱”的问题，江尧尧就觉得论题本身使谈论者变得很市侩，像集贸市场上为了要应付买方的讨价还价，而不停地自吹自擂的卖瓜王婆似的农民。但江尧尧现在心情还不错，所以江尧尧更愿意把这理解成是异国生活的开始。从中国到澳洲，总归是有些不一样的。贵不贵是其次，关键是有区别。

江尧尧发誓再也不坐国航的飞机了。从北京到布里斯班，

好端端的航线硬是被掰乎成公共汽车一样。广州停一停，悉尼停一停，墨尔本再停一停，除了记得有不停起飞和降落的眩晕外，江尧尧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蒙了眼睛的骡子，被人驱赶着驮着随身行李不停地卸呀上，上呀卸……原先想象中令人神往的国际旅程，亲历之后才发现是这样的不堪。

不过，Australia（澳大利亚），我总算来了。

澳大利亚给江尧尧的见面礼也挺独特的。因为有老七的特别提醒，江尧尧专门从国内带了两把鹅毛扇，就是诸葛亮摇的那种毛扇子；老七说澳洲这边没有，天热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的。谁知这扇子给江尧尧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从悉尼国际机场入境时，江尧尧认真地通读了报关单。没有带烟、带酒、带电器、带生物制品、带任何食品——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所有的报关项目栏里填上“NO”，然后，直接走到绿色通道排队。通道口，一个身穿制服，身材矮墩墩，并有些臃肿的白种女人很客气地示意江尧尧打开行李箱，她要抽查。她在翻检江尧尧的行李时，好像聊天一样随和地问江尧尧：“你有没有语言困难，你需要翻译吗？”虽然江尧尧的英语程度足可以应付这样的场面，但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的她还是紧张得无所适从，惶恐地睁大了眼睛，结结巴巴地挤出几个“NO”。那个验关员依旧是面带微笑，例行着她的工作，继续问的还有诸如“你是否携带有违禁品”，“你的旅程愉快吗”之类的话，但此时的江尧尧已经听不懂她说的任何问话，只能把视线移到她打开的行李上，用眼角的余光来继续关注那个翕张频率很快的嘴。验关员继续微笑着，直至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那两把羽毛扇，并把它们拿了出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江尧尧开始有些

惶惶然了，她不知道这扇子和海关有什么关联，只是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有些心虚了，一个劲地用手比画着摇扇子的姿势。虽然，这位验关员在和同事耳语了一阵后，边指着行李台上的违禁品分类图示中“鸟类”的图画边解释，最后，还是把那一对羽毛扇还给了江尧尧，并在给她放行时，仍旧微笑着向她说着“Thanks”。于是，江尧尧在持续的战战兢兢中走出了海关，带着满头的汗水和她的“鸟类”制品，真正意义上合法地走进了澳大利亚。当然，那位负责的验关员的解释，江尧尧依然没有听懂，但她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当接机的老七欣喜地见到疲惫的江尧尧，惊讶地望着她手中的两把毛扇时，江尧尧什么也没说，只是勉强地笑了笑。初出国门的新奇感和胆怯使她没有勇气去转述或评论澳洲人超凡的联想力。

江尧尧醒来时拥着老七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岛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

老七听着她的气贯云霄，有些一愣一愣的。江尧尧嗔笑说：“这是‘酒井’必修课，你不懂的，可能我们有代沟。”

老七还是不懂。但他想弄懂。

江尧尧却不太想解释。有些默契是解释不来的。一如“酒井”中的那种神会和神交，只有住在樱园9#楼宿舍中的男生女生，以及了解那些男生女生的同龄人，他们才会像保有一份专利一样地保有着它们。其实，江尧尧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属于你，包括你自己。也许人们就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来到这个世上。因为年轻，所以押注爱情。

到澳洲的第三天，老七带着江尧尧参观他们住的这个社区。他们手牵手地走在蓝天白云下面，江尧尧看什么都觉得很

新鲜。老七对江尧尧说：“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我才慢慢觉得，也许我们选择出来是正确的。在国内，人们常说有钱有什么买不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有钱也买不来这样没有污染的天空，买不来这种甜到了心里去的空气。”

江尧尧漫应着。她还没有太多的感慨，她只是像个刚进城的乡下女孩一样，满心欢喜地看着那些原先只在画报上见到过的那种澄净，那种清透，那种原始的自然美。

Toowong Village 是 Toowong 区的社区核心，那些公共消费、公共娱乐、公共服务设施都集中在这上上下下的四层楼中。整个 Toowong Village 有点像个椭圆形的室内体育场。楼顶是玻璃搭架的弧形穹庐，各个有橱窗的单位精致地连接着环抱成形。吃、穿、用、玩，以及邮局、地铁站、药店、旅行社、书店、银行、全科医生诊所都囊括了进来。各种皮制、木制的沙发座椅像花边一样点缀在每层楼边。老七介绍说：“澳洲人少，想多见一点人气，就常到这种地方来。这里不像武汉，有江汉路，还有汉正街；这里每个社区就这么一个 Shopping Center，不过，你要是想逛的话，也够你逛的。我来这里一年多了，还从来没有把这里逛完。”

江尧尧问：“这里的東西贵不贵？”

老七说：“没有换算着比较过。我不买东西，是不是最厉害？”

老七一边说一边牵着江尧尧的手，上了手扶电梯。电梯很长，坡度平缓，很多性急的年轻人就如履平地般地在上面走着。老七和江尧尧侧着身子给他们让道，两个人贴得更紧了。

电梯出口处的两边各置着一幅天蓝色的皮制沙发。沙发是面对电梯的。站在电梯上的老七不经意瞥见坐在一端沙发上啃

着干面包的金小芒。金小芒很显然也看见了老七。但当老七他们走下电梯时，金小芒就不见了。于是，老七和江尧尧就坐在了金小芒刚刚坐过的沙发上。

喇叭中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广播着，向大家介绍着这一段时间中 Toowong Village 的各种公益或者促销活动。他用那种很正式的广播与语速，足以让江尧尧听得懂广播里的每一个单词。

江尧尧很欣喜地跟老七说：“我太了不起了，广播的我都听得懂。”

老七说，那当然了，你的 TOFEL、GRE 都考了那么高的分，这点英语听力算什么。

因为经历过海关的小插曲，江尧尧明白应试英语和实际英语还是不一样的，但还是很满意地说：“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什么都是最好的？是呀，语言还要适应几天，毕竟是人家第一次出国嘛。”

老七拍了拍江尧尧的头说：“傻丫头，再呆几天你就什么都适应了。其实，外国人也是人，在哪儿都一样，中国有什么样的人，外国也有，疯子、傻子、叫花子，外国一样也不缺。”

听了老七的一席话，江尧尧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则取笑外国人的笑话，于是，摇着老七的手说：“对了，我当年在北京学 GRE 的时候，曾经听到一则笑话。说的是非洲有个国家元首要去访问美国，为了表示亲善友好，他事先专门学了几句英语。人家教他，你下飞机后，见到克林顿说的第一句应说：How are you（你好）？，这是很有礼貌的问候；接着，要跟克林顿的随员握手，对着那些美国官员应该问：Who are you（你是谁）？最后，把双方都介绍完了，克林顿会说我们很高兴能有